

作家频道

物象之旁白

镇纸的石头,是从贺兰山脚下捡回来的,紫丁香的调子,周身浑古不见棱角,压在宣纸上做镇尺,一个坚实一个舒软,肌理、程式、形态之间的冲突就起来了,还没动笔,一幅天然的画已经等在那里。

水墨之余,偶尔把石头捧与掌心,摩挲之顾念之,那些远遁的历史到了眼前,金戈铁马声回传,成吉思汗踏灭了党项人的西夏文明,如同古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的抽身离去一样,公元十三世纪,西夏国突然神秘消失,他们独创的文字成了无人能识的死文字,滚滚黄沙很好地掩埋了生息证据,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。

带走某个地方的几块石头,而非旅游纪念品,已成为我多年的习惯。生命太有限了,能够游走的时间和身心又常常不配合,那么,带走几块石头,即便今生再也无法回访,是地水土、风物、良人还有看似不相干的传奇,足以让我在枯坐书房时,完成无尽的想象与追忆。

去到某个地方,带走几块石头,用作日后的对话蓝本,即便这是一个功利的想法。去希腊海岛如此,去尼泊尔山区如此,去贺兰山和敬亭山如此。如此又如此,把远方的带到身边,把身边的流放远方,世界忽然宽大了,平和了。曾在童年的滩涂上挑选了很多鹅卵石,装满玻璃瓶,放入行李,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,彼此做伴,游走了数年,这一种略有分量的仪式感,让我获得了将故乡随身携带的慰藉,一起携带的还有祖母的混汤面、斜坡屋顶上的野猫家族、初冬啸叫的海风。

直到中年的某天,我才敢承认,相对于恋人,我竟是更加恋物的。物也是生命体,也有爱恨情仇,如此一想,便不会有什不妥了。除了石头,那些心爱的物象还包括树、鱼、鸟、贝壳、蜻蜓、蜘蛛、苹果、三寸高跟鞋、吊灯、哥特式屋顶、上弦月、气球,它们时常出现在我的画面中,或者,正是这些物象构成了我的画面。

差点忘记了,马灯也是心头爱。在那些与江湖有关的电影里,黑茫的远景与中景之间,马灯照亮了夜行人的天涯,而一袭风雨,正飘摇在客栈的土墙上。后工业时

阿占



插图 阿占

代,满城霓虹拥挤,马灯物象刚好可以应对内心所求之沉寂,为此,我曾写下这样的分行:提着油已枯尽的/马灯,在荧光城市里/赶路/就像卖蜡烛小贩/全部的光亮已经售空

田野调查的时候,若运气够好,是能收到马灯的。拎起来端详,那必有的马鞍,是铁的筒架,下端有一油皿,螺丝盖,全封闭,油不滴漏。上端有两个铁盖,分层有空隙,便于出气;中间是玻璃罩;自然还有一根铁丝提手。早年在乡间,马灯又叫气死风灯,风雨拿它没办法,实用度之高,其光亮似乎能将夜幕撕开一道口子。我忍不住献上惊叹,这灯中的侠啊。

还有,到了船上,马灯就成了桅灯——挂在木船桅杆上,一来用做船的标记,冥冥如墨夜行时分,远远地就能望见这束光,以免船船相撞;二来船老大在起帆落帆时有所照明及信号。

据说物象是隐喻的,暗示的,近似无法得逞的幻觉,是持有者的向往与相忘。比如,恋猫更接近禅与孤傲;恋树木最有消隐之心;恋鱼恋鸟是在追寻风的自由;恋星光就去记忆一条入海的河流;恋河堤是为了寻找蛙鸣。

投稿邮箱
wanba3679@126.com

青潮

人生印记

秋天的星星

季润心

印象中的秋天,是一个樟木围成的小院。那里有一棵向外延展的桂树,在满地金黄花瓣的树下,是个随风而动的明亮躺椅。一把摇椅,一位老人,摇啊摇……

桂枝摇,风儿娇。那是一个初秋,院里的桂树刚站满花苞,小小的,一点点的。我趴在窗前,用手指着花枝,兴冲冲地向奶奶喊道:“星星!白天的星星!”奶奶摸摸我的头,柔和地对我笑着:“那奶奶给你摘下两颗星星去?”然后就给我摘下“星星”。而之后,我便真如保护星星一样保护娇嫩的花骨朵,甚至在花苞枯萎之时我还大哭着说:“奶奶!星星不亮了!”而奶奶也只是笑着将我抱到桂下的长椅上,用那温和的话语和着微凉的风说:“这是秋天的星星,秋天过了,星星自然就落下了。”

当时还小,并不知道奶奶曾经有裹小脚,也并不知道奶奶当时伸出手臂时手上那明显的颤抖与吃力。我只知道,若是我要,哪怕是真的繁星,奶奶也会为我摘来。

桂花香,风儿远。那是一个深秋,桂花已至,满地飘香。我从下车地循着花香,回到了那个小院:奶奶正在桂树下摇着蒲扇小憩。我悄悄推开木栅门,奶奶便醒了。那时,她的眼里不像从前一样神采奕奕,而是犹如暖阳之前附上一抹阴翳,晴朗却昏暗。她一点点从长椅上挪了下来,险些没站稳,我连忙扶住了奶奶。奶奶朝我笑了笑:“哎呀,这么高啦都成大娃娃啦!”我只是默默地搀扶着她。她却轻轻地拍了拍我:“哎呀呀!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!”说完便放开了我,像小孩子显示自己的强壮一样快走了两步,随后便朝我招手示意。她给我几块亲手做的桂花糕,那满口的香甜,一直伴随着我归乡之路。

转瞬多年,奶奶已经远去,在我的眼中,曾经葱葱郁郁的小院也有些荒废,长椅上满是杂草,桂树了无生机。在我眼神失落之际,无意撇到在角落中的弱小枝条。那里有一抹明黄……一抹明黄?那是刚开的,在角落中默默无闻的花苞。

星星,秋天的星星!

我潸然泪下。

奶奶,秋天的星星升起了,您看到了吗?

城市秀场

塔楼,青岛的另一番风景

王濛

许多人来青岛是奔着大海、海鲜和啤酒,然而青岛还有更多独特且充满韵味的风景。

众所周知,一百多年前德国曾一度占领过青岛,留下不少欧式塔楼建筑,虽经百年风霜,但人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建筑艺术所带来的震撼,同时感受“腾笼换鸟”“推陈出新”所散发的清新气息。

安徽路是青岛老城区一条街道,一段文气十足的马路。在不足千米的路面上,有邮政博物馆、嘉禾美术馆、咖啡书屋、青岛文学馆,还有老舍公园。公园里老舍身披大衣,两臂相抱的雕像,庄重的矗立在粗壮长满绿叶的大树之下,让整条马路陡然间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。就在这条马路的5号,122年前诞生了一座2500平方米的建筑。暗红色砖墙,清水砖白线沟边,哥特式塔楼,整座建筑呈现出浓郁的欧式古典色彩。

欧式建筑在青岛并不稀罕,但眼前这座建筑的塔楼,却别具一格。粗大黝黑的西伯利亚原木,七彩美丽的玻璃老虎窗和宽厚的木窗框,明显磨损带有不少划痕的旧地板,还有走上去发出阵阵声响并带有斑驳之痕的旋转木楼梯,无不飘散着一股久远而又熟悉的木香气味。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,又仿佛置身于古老传统与现代时尚的空间。

塔楼有个优雅而深沉的名字:塔楼1901。

建筑先是胶澳德意志帝国邮局,后是青岛市邮政局的办公场所。但塔楼做什么用?有人说用于装载发报的设备,有人回忆是用来存放杂物,还有人推测是低级员工办公或休息的场所。其实曾经的何种用途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今它已成为青岛人文景观的一个窗口,更成为一些游客和“文人雅士”趋之若鹜的“打卡地”。

顺着旋转的楼梯缓缓而上,墙壁上挂满了照片,黑白彩色交相辉映。那一幅幅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照片,犹如指南针引领每一个来访者穿越历史穿越时空来到塔楼。

塔楼四周是高低不齐错落有致的各式书架,上面摆满各类书籍,可以看到许多中外名著,还能看到各种文创产

品。充满了扑鼻的墨香味,似乎在昭告来访者,已置身于文化沃土。

塔楼里的摆设就像一座微型博物馆。那些装饰的木材、吊灯,镶嵌在高处的玻璃,以及老式的唱机、壁画,代表着不同年代、不同的艺术、令人心动,令人若思。

没人打扰,没人催促,塔楼总是静悄悄,唯一的声响就是研磨咖啡时,机器发出的一阵短促沉闷的旋转声。但这又是许多人的需要。一杯咖啡一本喜爱的书籍,悠闲而坐,这本身就很“文艺范”。这种姿势在塔楼随时可见,这也成为了塔楼的一道亮丽风景线,许多人恰是冲着这股“范”而来。

塔楼是当地文艺人士的聚集地。这里举办过新青年音乐沙龙和各种读书会,青岛的作家诗人有新作品出版要举办研讨会、分享会、交流会、推介会甚至签售会,都喜欢在塔楼进行。因为作家们觉得这里有文化的土壤,文艺的细胞,还有文学的气息与氛围。在这里一坐立时有一种创作欲望的亢奋,一种在铅字中检视的矜持。

塔楼又是文学的启蒙地,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在此受到鼓舞、感染、熏陶,而后走上了创作的道路。

如果说120多年前塔楼的设计者是为了展示近代建筑技术,而百年后经过重新修葺装饰的塔楼则赋予了更多的人文艺术。面对这块古老与现代融合的艺术天地,一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游客,当然首先是有文艺情结的文学爱好者,可以放弃石老人甚至崂山优美的景观,也要到塔楼来一睹风采。这些年在网络上,写青岛碧海蓝天优美环境的帖子越来越少,取而代之的是新开辟的网红打卡地,而塔楼首当其冲。许多人为错过塔楼而后悔不迭,更多的人因为在塔楼上留下了难忘的一刻而沾沾自喜,引以为豪。似乎走上了塔楼,文艺范就更浓了一些,文艺的情怀更深沉了些。甚至一些知名的作家、演员、文艺工作者,也愿意到塔楼来参观。随意翻看一下感兴趣的书籍,观看一下那些颇有特色的装饰,再探访一番整栋建筑的昔日,然后拍照留念。既愉悦又充实,临走少不了留下一句话:这边风景独好,有机会一定再来!